

菴 移 医 话

方秀兰 编校

內 容 提 要

《籀簃医话》是张山雷先生集陆九芝《不谢方》第十六卷部分医语、张锡纯致张氏的“论室女月闭血枯治法”的信函以及商瀛哲对张氏某些医论和所撰《沈氏女科辑要笺正》的评议三部分为内容,以自己渊博的学识,宏富的临床经验详加评议,或进一步予以阐发,或肯定其观点并佐以旁证,或指出其谬误且加以纠正,从中医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,乃至遣方用药,均有所述及,见解独到精辟,说理详尽透彻,颇有参考价值。

这次是根据 1932 年兰溪中医学校刊本予以整理和校注。

目 录

陆九芝先生世补斋医语申义·····	903
盐山张锡纯寿甫先生详论室女月闭血枯治法(来函照录)·····	917
商濬哲先生来函申义·····	918

陆九芝先生世补斋医语申义

寿颐不敏,治医家言逾三十年,即屏弃一切经史子集于脑后,而专事于病理药理者,亦已三十于年兹矣。所见近贤著述,最为服膺而拳拳弗失者,厥惟两家,一则王氏梦隐之医案四集,一则陆九芝封翁之《世补斋·前集》数种而已。陆氏擅长温热,学识与梦隐相等,而文辞倜傥,笔锋锐利,尚非梦隐所能及。其最有功于病家而揭破近世陋习者,断以《不谢方》一卷及《世补斋》文十六卷,尤为救时之良药。诚以举国医家风靡于“叶派”两字之下,谈温病者,咸谓三焦次序,有如圣经贤传,于是非肺即心,久将阳明在经在府、最多最重而最易治之证屏绝弗谈。只有安宫牛黄、犀角、至宝引邪深入,病随药变,正不知枉死者是何浩劫!二百年来,滔滔皆是,从未闻有直抉其谬,一伸说^{〔1〕}论者。唯九芝先生,提出“阳明”两字,大声疾呼,渤^{〔2〕}为专书。乃如灌顶醍醐,豁然清醒。此道南针,真是功不在于禹下。寿颐尝谓凤石师傅,状头宰相^{〔3〕},殆即《世补斋》文之食报者,亦非虚语。其第十六卷医语数十百条,看似浅近平易,卑之无甚高论,要之包罗万象,涵盖一切。学者能是,是亦足矣。而浅者读之,鲜不谓淡而无味,束置高阁,其亦知赅括宏深?初学固必以是为入手之始基,而仰之弥高,钻之弥坚,即聚古今大医于一堂,要亦莫能外是。非有真学识、真功夫者,乌能道得此中只字。寿颐讽籀^{〔4〕}再曰^{〔5〕},窃以为沉浸浓郁,言有尽而义无穷,实是医家不可不读之书,且亦多为市医未知之法。爰为摘录十之七八,而以拙见所能及者,申明之,旁证之。自觉玄酒太羹醺醺有味,虽有时未必尽合九芝先生本旨,然引而伸之,触类而长之,固皆吾道中之布帛菽粟,不可一日缺者也。千虑一得,贡以愚忱,请与同嗜者共商之。

医之为道,莫要于不使病大;不使病大,莫要于先分虚实。虚实之不分,则一错到底。寿颐按:百病初起,多非大证,果能于初起时治之得法,虽有大病,亦能化大为小,而小病何致酿成大病,则医者之能事毕矣。虚实两层,洵是要诀。寿颐则谓“寒热真假”四字,亦要认得清楚。能于此六字识得精、辨得透,然后选方用药,头头是道。故治病非定方之难,惟认证为难。如其认证不清,自己心中已自觉辗转无定,直是一药都写不出,势必杂凑数味藉以塞责,则方不成方,病何能应。然而为医者人多于鲫,其能分别此六字者果有几人?

谚云十个医十个法,此言不然。病者只有一个病,自当只有一个法。寿颐按:病有一定之病理,即用药自然有一定之法程。然病家果于一日之中延到十个医生,则十纸方药未有不言人人殊者。所以近今之治新学而喜用新名词者,每谓中医非科学也。虽其间尚有大同小异两不相背之方,而君臣佐使亦必各道其道。如果与病相合,则此大同小异之中,去病已

〔1〕 说(dàng 党) 正直之言。《说文》:“说,直言也。”

〔2〕 渤(lè 乐) 通“勒”,本谓铭刻,引申为书写。

〔3〕 凤石师傅,状头宰相 状头,即状元。陆九芝之子陆润庠,字凤石,同治状元。曾任工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。辛亥革命后留在清宫当溥仪的师傅,因有此称。

〔4〕 讽籀 读书。《说文解字叙》:“尉律,学童十七已以上始试,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。”按《汉书·艺文志》作“能讽书九千以上乃得为吏。”是单言为“讽”,复言为“讽籀”。

〔5〕 曰 疑“三”字之误。

有缓急难易之别。譬如行路然,其最熟识者,必行直径,必先达到。其他或则旁趋,或则迂曲,虽尚有可到之望,而其到已迟。若其余之背道分驰、临岐长叹者,果何如耶?故此学苟有昌明之日,必得共趋一路,方是准则。不独中医为然,即西学之病理药理亦必不能有二。殊途同归四字于其他学术皆可言之,惟治病时,万不能存此心以偶图侥幸。

学医从《伤寒论》入手,始而难,继而易。从后世分类书入手,初若甚易,继则大难矣。寿颐按:从《伤寒论》入手者,非有其他捷诀,不过先认六经之证,而能辨别脏腑经络病情之深浅治法而已。百病皆不能离此六经之范围,轻者则在经络,重者则入腑脏。伤寒然,杂病尤不皆然。此从《伤寒论》入手者,所以亦能治杂病而无难也。若从后世分类之书入手,则枝枝节节而为之,不识经络腑脏之条例,即不能提纲挈领,寻流溯源。一遇危疑之症,鲜不傍徨无措矣。颐于二十年前见一老医,勘一滞下重症,慨然曰:余读书临证五十年,凡遇疑难重候,无不分门纂录,以资考证。滞下一门,录有八十多条,可谓备矣。而今日之证,则非八十多条所有,岂不难治!此老似此用心,不可谓其不挚,然不能从脏腑经络中勘透病源,而止知从外候上分别轻重,是为无本之学。则症状多端变化无定,岂独八十条不能备举,即多至八百八千亦俱无用!寿颐当时未尝不窃笑于其旁。今读九芝此论,非所谓从分类之书入手,初若甚易继则大难者耶,学者又乌可舍本而逐末!

六经之病以证分,于读书时先明何经作何证,则于临证时方知何证为何经。病者不告我以病在何经也,故必先读书而后临证,乃能明体达用。寿颐按:六经见证,有显而易辨者,亦有似是实非者。如少阴病但欲寐,而风温之多眠睡则属阳明;少阴病身重,而阳明亦有身重之类。大同小异,千里毫厘。有即可据证以审其病在何经者,亦有证不足据必合之脉色以审其病在何经者。故辨证时,必先识得六经各有之证,而尤必辨得数经同有之证。非然者,指鹿为马。喻嘉言论风温尚以为一一皆显少阴经证,何往而不误尽苍生。是以古语曰:脏腑而能语,医师面如土。

案者,断也。必能断乃可云案。方者,法也。必有法乃可云方。若非步武^{〔1〕}前贤,安能有此学术。寿颐按:病者本有一定之病理。识理毕真,认证确当,自然敢下断语。案无遁情,则所立之方亦必配合停匀有条不紊,而后药能中病。此种功候,半在读书立其根柢,亦半在阅历广其见闻。而尤必于临证时细心研求,复诊时一一探究其成绩,何者桴应,何者变爻^{〔2〕},渐渐炉火纯青,方能隔垣洞见,是之谓真经验,是之谓真功夫。万不可徒读父书,师心自用^{〔3〕}。否则笃信好古,守死善道,方药虽好,病证却非。医者方以为无上妙法,而病不对药,反是病人之自误矣。况乎旧籍纷纭,无奇不有,杀人捷诀,亦何莫非古人已往之陈言耶?

病有必待问而知之者,安得以不问为高。即如脉以合病,而病者之于医,但令切脉。夫寒热表里,此可以脉得之,然一脉关数证,得此脉矣,所病之证,仍不能以脉知也。故医者不可以不问,病者不可以不说。寿颐按:凭脉辨病只是参考之一端。而病机之来源、病状之变

〔1〕 步武 步,为古代长度单位,周以八尺为步,秦以六尺为步。半步为之武。韦昭注《国语·周语下》曰:“六尺为步,半步为武。”谓相距不远,而跟着前人足迹走。喻效法前人。

〔2〕 爻(yāo 摇) 交错变动之意。《易·系辞上》:“爻者,言乎变者也。”

〔3〕 徒读父书,师心自用 徒读父书指只空谈前人的理论,而不能领会变通于实际中加以运用。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:“(赵)括徒能读其父书传,不知合变也。”师心自用,指以己心为师而行事。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:“见有闭门读书,师心自是,稠人广坐谬误差失者,多矣!”师心,即以(己)心为师。形容固执己见,自以为是。

化,以及从前服药之相宜与否,医者非仙,奚能预料,苟非明问,直同盲瞽。然病家恒有伸手求诊以试医为能事,而医家亦有以不问为高自矜能手者,皆自欺欺人之伎俩,本非医学正宗。寿颐辑《脉学正义》有问证一条,已详言之矣。

病有本不是一剂药可愈者,用药亦不必重。病有必赖一剂药建功者,用药则不可轻,轻则药不及病而反滋惑。寿颐按:病之不以一剂药见功者,杂病多有之。本非急证,但能对病发药,自可缓缓图功,断不能炫异矜奇,妄求速效。药不必重,最是正宗,非养到功深者,不能知亦不能言也。且有虚虚实实之病,宜补宜攻,更当应变随宜,斟酌尽善。妄攻固足杀人,蛮补亦必貽祸,尤须清灵活泼,恰到好处,则用药岂独不必重亦且必不可重。然而急功好事心粗气浮者,方欲一鼓作气,灭此朝食^[1],则利未见而害随之,欲速不达,皆妄用重药之咎也。惟遇时病暴病,来势孔^[2]急,迫不及待,苟非迎头痛击,直挫其锋,则病急传,顷刻加剧,迟之一步,已是驷马难追,即药量稍轻,亦必不中肯綮。如吴又可、余师愚之重用膏、黄以治热疫,是其先例。亦有杂证坏病已在存亡危迫之时,如救阴之必赖独参,回阳之必须姜附者,应用分量自有一定分寸,随病而投,断不可姑与轻剂,聊为探试。须知药轻病重,稍缓须臾,必不及救,是谓见得到而识不足,将何以槽^[3]柱狂澜莫安骇浪?则即此药不如量,已不啻操刀杀人。须知何病应用何药,而何药应用若干分量,颇觉临病时隐隐然具有一定之准则。惜乎心能悟到而言语已不可以达之,更何论笔端之纪述。必也学识俱到,阅历功深,自然有此豁然贯通之一日。而要非十年埋头,功夫纯熟者,必不足以至此。吁!谁谓医真小道哉!

《内经》无论真不真,总是秦汉间书,得其片语,即是治法。《伤寒论》无问全不全,苟能用其法以治今人病,即此亦已足矣。后学能识病全赖此数书。彼以此委诸伪书之列者,自矜博雅,不自知其与病人为仇也。寿颐按:医经数种,笃信者必谓是上古典坟^[4],而经生家自命不凡,见其中有舛^[5]陋之处,遂置不复道。此其两失,固不待言。九芝谓是秦汉间书最是通人之论。寿颐尝以私意平心议之,《素问》与《本草经》其源最古,必在秦火以前。文字之朴茂简练处,古香古色,自有一种浑穆气象,迥非魏晋六朝人所能摹仿。所以危微精一,虽经历代名贤毕生探索而奥义难穷。然其间为浅人龂^[6]入者,亦正不在少数。且以方伎家言,儒生多不留意,则传写之误,考订尤难。即如启玄注本开卷即曰:“黄帝成而登天,乃问于天师”,岂非已入邪魔,自落小家伎俩?须知“黄帝生而神灵”数语,本出《大戴礼·五帝德篇》,《龙门五帝本纪》已引之。乃《素问》以“成而聪明”一句,改作“成而登天”,明是文成五利^[7]之恶习,决非医学真传。且又有若讖纬^[8]家言占角望气之类,丛杂其间,竟是牛鬼蛇

[1] 灭此朝食(zhāo招)食 言急于灭敌,不遑朝食。朝食,朝餐也。《左传·成二年》:“齐侯曰:‘余姑翦灭此而朝食。’”下介马而驰之。”形容求胜心切。

[2] 孔(kòng恐) 狠,甚。《毛传》:“孔,甚也。”

[3] 槽(zhū 枢) 柱子之根柢。《说文》:“槽,柱底也。”引申为支柱、支撑。

[4] 典坟 上古之典籍,即三坟五典之简称。泛指古书。孔颖达疏孔安国《尚书序》云:“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谓之三坟,言大道也;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谓之五典,言常道也。”

[5] 舛(yǎn 眼) 深也。《吕氏春秋·仲冬》:“处必舛。”注曰:“舛,深邃也。”

[6] 龂(chān 扞) 搀杂或傍入也。《集韵》:“龂,……傍入曰龂。”

[7] 文成五利 文成、五利,为汉代将军名号。李少翁为文成将军,栾大为五利将军。皆以鬼神讹妄而取宠,后遭王诛杀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:“得毋效文成、五利乎。”

[8] 讖(chèn 衬)纬 讖,方士、巫师编造的隐语或预言曰讖。纬,谓方士化的儒生所编集的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。

神,无乎不备。盖世人久以医药与卜筮齐等,视若五行术数无足重轻,则虽是医经,而左道之流亦得以邪说讹^{〔1〕}辞插入之,藉以为同流合污之计。此亦事之所必有者,盖是书之真伪杂遝^{〔2〕},固已二千余年矣。而王注本讹字尤多。今虽已无别本可校,然即据《甲乙经》、《脉经》及宋·林亿等校语所引之全元起注本,东瀛旧抄《太素》袁忠节刻本,又武昌刻本参合观之,知启玄所据以作注者,已非善本。所有异同之处,王本多不如别本为长。此今本《素问》之所以更不易读也(寿颐别有《读素问随笔》及《读素问校勘记》两种,言之颇详)。《本草经》则言简意赅,含蓄者富,非精心寻绎,难得其真。然如“神仙不死,飞行千里”云云,又是文成五利辈左道惑众之言,亦安得不分别观之?若《难经》,则始见《隋志》,亦曰《黄帝八十一难》,至《唐志》乃注以越人之名,则是否扁鹊手笔,盖亦可想而知。若《灵枢》一书,其出最晚,南宋·史崧始传于世,并未经林亿、高保衡等校定。晁公武《读书志》已谓好事者于皇甫谧所集《内经》、《仓公论》中抄出之,名为古书(盖即指《甲乙经》)。其以《灵枢》,谓即汉志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之九者,即是王冰(此说亦见晁氏《读书志》)。盖王氏《素问》注中始引《灵枢》,则是书之出,出于启玄已无疑义。从来伪书流布之初,传书之人即是伪撰之人,若梅賾《古文尚》之类,具有先例。是以杭世骏《道古堂集·灵枢跋语》直谓其文义浅短,与《素问》不类,断为王冰伪托,已有定论。但书虽集之于王氏,而文则本之于士安。试以《甲乙》、《灵枢》两两对勘,盖无一节不在《甲乙》卷中。其所有大同而小异者,或首尾装点数行,或字句稍有出入,或则割裂其段落,或则移易其先后而已。最奇者,士安氏《甲乙经·自序》明言:按《七略·艺文志》: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,今有《针经》九卷、《素问》九卷,即《内经》也。又有《明堂孔穴》、《针灸治要》,三部同归,文多重复,错互非一。乃撰集三部,删其浮辞,除其重复,为十二卷云云,是《甲乙经》之所采集者,于《素问》、《针经》而外,固别有《明堂孔穴》、《针灸治要》二书在其中。而今之所谓《灵枢》者,则以《甲乙》全帙,除经穴针灸一卷不录外,其余则苟非《素问》所已见者,无一句不在其内,以为此皆古之所谓《针经》。而自《甲乙》之外,则竟无一节可读文字,此则抄胥伎俩,尤其可鄙之浅而易见者。乃无识者且谓今本《灵枢》,即是《汉志》所载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中之九卷,则于上述各书皆未寓目,陋矣。且今本《灵枢》讹字亦多,皆当据《甲乙经》、《脉经》正之(寿颐别有《甲乙经》、《灵枢》互校记,亦已脱稿。《四库全书提要》论《灵枢》源委亦详细)。至于仲师《伤寒论》,则成书于建安之世,下逮西晋之季不过百年,而高手王叔和已重为编次。悬想其时中原扰攘,虽阅时未久,而仲师原本必已散乱失序,故王氏不得已而重次之。如其卷帙完全,叔和亦何必选事如此。然仲师之微言大义,赖以复存,俾百世之下,犹可考见古先圣贤医药门径者,独赖此篇,叔和之功,不在禹下,固不仅为仲师一人作抱残守缺计也。若夫《金匱》一书,则古名《玉函》,今称《要略》,顾名思义,岂是完书?而考今本之由来,则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谓此书由王洙于馆阁蠹简中得之。则断烂残编,更可想见。所以可解者少,而不可解者更多。又非《伤寒论》重次于王氏之可比。寿颐读近人嗜古者言,往往以此数种医经视若正经正史,有不容后人僭易一字之势。然考其原委,则可疑可信,万有不齐。敢以读书所得,略为表明其真相,万不敢荒经蔑古,如九芝先生之所谓自矜博雅,而一概委诸伪书之列。知我罪我,惟淹博者有以

〔1〕 讹(bì 毕) 偏颇;邪僻。古通“颇”。《说文》:“讹,古文以为‘颇’字”。段玉裁注:“此古文同音假借也。颇,偏也。”

〔2〕 杂遝(tā 沓) 遝通“沓”。“杂沓”亦作“杂遝”,众多繁乱貌。

教之。庶几古医经之实在源流，可以昭示万古，是则天下万世病家之大幸也夫！

石膏不可煨，煨则如灰不可用，非生者重，煨者轻也。寿颐按：石膏主治惟在清胃，全赖矿质天然，含有脂膏在内。虽是石类，而古人命名独称为膏，其旨可见。一经火灼，则清润之质变为枯燥，竟是石灰，尚何可用？况乎石膏之灰，粘而且涩，正与清胃之旨相反，岂独无功，且有大害！寿颐恒谓矿质诸药，如磁石、赭石、石脂、石英、龙骨、龙齿等物，其功用皆有天然之情性，必不可煨，煨则一例成灰，性情大变，复有何效？即如介类中之牡蛎、决明、瓦楞、蛤壳，亦无一不然。而世俗则无一不煨，大不可解。此其习俗，大率金元以后，无知妄作者创为之。而医者不察，相率效尤，遂成风气。自唐以前，固未尝有也。且即此推之，凡草木诸药，炒与不炒，情性亦复不同。定方之时，皆当自具识力。宜炒宜生，各有妙用，断不可人云亦云，信手拈来，不知区别。

张、李、刘、朱，金元四大家也。张谓戴人。自李士材以张为仲景，而仲景于是卑矣。寿颐按：金元四家之称，由来已旧。所谓张氏，当指洁古。易老学识，终比子和为醇。《儒门事亲》唯知从事于汗、吐、下三法，人非铁石，奚能堪此！今有坊刻之李士材《医宗必读》，竟以张为仲景。向者颇疑士材不应鄙陋，一至于此，今读九芝封翁《世补斋集》，乃知出于书贾妄作，不仅贻误后人，且令前贤遭不白之冤，受身后之谤，那不可杀！

古人言阳气为阳，而于阳邪亦曰阳；言阴气为阴，而于阴邪亦曰阴。读书时安得不予上下文求之？寿颐按：医家者言阴阳二字，最为活泼，何尝有一定之昭示。正不独阳气、阴气之阴阳以正气言，阳邪、阴邪之阴阳以病气言也。

周慎斋曰：阳气足，则阴气皆化为血；阳气不及，则阴气即化为火。味其言，可以明火之由来。余谓阴气足，则阳气皆化为液；阴气太过，则阳气即化为水。亦可识水之由来。寿颐按：阳气足而阴气化血，言正气之阳充足，则阴得燠煦而化育涵濡，血液自富。又谓阳气不及而阴气化火，则是阴盛格阳之龙雷阴火，乃火之变，实非火之常，必不可谓火之由来，尽是阴火。恐立说有误，似当作阴气不及，则阳气即化为火，方是火病之由来。不独阴虚者必发热，即凡阳邪之所以旺者，固无一非阴不平而阳不秘也。九芝谓阴气足则阳气化液，亦是阴平阳秘，则阳不为害，而气化生液；若阴气太盛则阳没真阳，而气冷化水，肿胀之病成矣。此节论阴阳二气至精至微，道破造化生成之蕴，非参透玄机者不能言，而亦非具有神悟者不能知，固不可语之中人以下。

桂枝证之脉，有阳浮而阴弱者。阳谓寸脉，阴谓尺脉也。言病在上不在下也，不可以阴弱为阴虚。寿颐按：人之气血，止有此数，有余于此，必不足于彼。故脉浮者，重按之，形势、力量必皆稍稍不及；而寸脉浮者，尺脉恒弱，亦是此理。况乎发热在表，病在阳分，脉自当独浮于阳部，有余于阳，不足于阴，亦固其所。此阴弱不得为阴虚，亦犹浮脉之沉候不及不可谓无根。然而景岳已谓浮大有力而重按不及者为虚证。《临证指南·温热门》席姓一案，竟以右脉缓弱而育阴，病变矣。虚实之辨，岂易言哉！

仲景于热之在表曰翕翕发热，于热之在里曰蒸蒸发热。翕翕、蒸蒸为表热、里热之分，即宜汗、宜清之别。寿颐按：翕翕者，热之翕合于表者也。蒸蒸者，热之郁蒸于里者也。表热自宜解表，里热自宜清里。但仲景书治翕翕发热用桂枝汤，终是治太阳之风寒。若风热、风湿翕合于表而发热，虽亦必疏解表邪，然透泄皮毛之热，并不以取汗为必要之法，宣通肺气即所以开泄皮毛，固不系乎汗与不汗也。九芝“宜汗”二字仍为太阳伤寒言之，治温热者不可误会。否则，九味冲和、荆防败毒等方，无往而非温热之利刃矣！

白虎汤解阳明内蒸之热，不是解阳明外见之热，故表热虽盛而未成里热者，便不是石膏证。寿颐按：白虎专清阳明胃腑之热蕴，承气专泄阳明大肠腑之结热。二方同治阳明里热，而胃之与肠，截然不同。昔人有谓白虎治阳明经热，承气治阳明腑热者，尚属似是而非。热未入胃，必不蒸蒸热汗、恶热渴饮。九芝谓白虎解阳明内蒸之热，即指热入胃腑而言。故凡表热甚炽而未至于恶热汗多、大渴引饮者，不可早投膏、知。误与于先，则热为寒遏，表热虽若略减，而沉闷郁闭于内，热不全退，亦不发扬，胸膈间似痞非痞，似闭非闭，一种懊恼难言之状，必延久难瘳。其证似表非表，似里非里，病家既莫名所苦，医者多不识其病，此早用石膏之咎。寿颐固屡见之，而时贤多未之悟也。

太阳病误下成热实结胸；太阴病误下成寒实结胸。盖误下则邪内陷，陷则成实。但云误下足以致虚者，正不尽然。寿颐按：表病未解，不当下而妄下，则攻其无病之里，正气伤矣。然正惟其里气受伤，而在表之邪乃乘虚而陷入于里，则里之虚者又以受邪而反成实。此是经所谓“邪气盛则实”之正义。而俗人一闻“邪陷”二字，辄谓陷是虚证，岂不大误。推之而又有所谓邪陷心包者，亦是引邪深入之实证，实必开而去之。奈何近人治此，必用补虚之药，如不伦不类之《金匱》麦门冬汤，而终之以一服去姜、桂之复脉汤，无怪其实者更实，而闭塞成冬，卒归不起。认证不切，终是见理未明，尚欲依附大医，自矜某派，斯诚不知何心？

仲景法主于存津液，夫人而知之矣。然其所以存津液者，汗、吐、下、和、寒、温之六法皆是也。六法中尤以急下存阴为刻不容缓。其用滋阴之剂以为可存津液者，适与六法相反，故百病无一治。寿颐按：伤寒是热邪为病，热邪不去，则津液不存。六法皆去邪之法，必邪去而津液始可保，则谓六法皆存津液之法可也。独有甘寒滋阴，柔润养阴，不在六法之中，适以恋邪助虐而津且难存，故仲景书独无养阴之法。其竹叶石膏汤、炙甘草汤，皆自有主治之证，非可妄用之于邪气正盛时也。至于急下存阴之际，尤为存亡绝续关头，必一鼓作气，而邪热荡涤无余，然后津液乃不患其再耗。何以吴氏偏有增液之承气，黄坤载之下法必加天、地、苁蓉，在在与仲景法作反对，岂非步步为病人绝生路？天生妖孽，原是戾气所钟，此是病家之劫数难逃，吾于黄、吴又何责焉？

未经汗下而燥者，为阳盛致燥之阳明，以撤热为治；已经汗下而燥者，为夺血致燥之阳明，以滋阴为治。凡阳明病中滋阴药之先后宜否，以此为准。寿颐按：热病之舌红光剥、燥渴无津者，鲜地、鲜斛、参、麦、知、蕤甘寒养液等药，未始无必用之时，亦所以治阳明之燥热也。须知阳明秉燥金之气，阳气太过，邪热灼铄则燥；邪热既去，阴液未复则亦燥。但前之燥，燥由热盛，舌虽焦黑，必有粘腻浊垢之苔，或且唇裂齿槁，而必有污浊垢秽夹杂其间，惟苦寒荡涤，则邪秽净尽，渣滓消溶，而正气可保。后之燥，燥由津伤，舌亦无津，必露紫绛殷红之质，或则光滑如镜，而决无浊苔浮垢留存于上，惟甘寒滋养，则胃液渐复，阴血渐充，而余焰不作。九芝未经汗下、已经汗下两层，认证未尝不清，然寿颐窃谓必以舌苔之浊与不浊，舌质之燥与不燥为断，则辨析尤易，正不必以汗与未汗、下与未下为准。盖病固有未经汗下而舌已光滑者，亦有已经汗下而舌仍浊厚者，此则尤为切要之大关键也。

未汗而恶寒者，邪盛而表实也。已汗而恶寒者，邪退而表虚也。汗出之后，大邪既散，不当复有恶寒矣。汗后恶寒，谓非阳虚而何？参附之用，即在其时。寿颐按：汗后恶寒，有汗出太多表症仍不罢而阳气大虚者，仲景桂枝加附子汤症是也。然亦有汗后表解，而表阳不足微觉畏寒，此邪已却正未充，不为大害，当清养固表，亦不必小题大做，遂投参附。惟大汗淋漓，甚至孤阳欲脱，肌肤不温、面皖肢厥、冷汗如珠如油，则亡阳危候，非大剂参附不能

救急。此必分别观之，虽同是阳虚而轻重不一，用药亦自有等差。

阳虚则自汗，阴虚则盗汗。然当阳明实热时，正有自汗盗汗者，去其蒸热则汗止。寿颐按：阳虚自汗、阴虚盗汗，皆杂病也。然杂病中亦有实火之自汗、盗汗证，非先泻其火而汗不可止，非一例皆是虚证。至于阳明热盛于里，则自汗、盗汗最多，白虎主治，即是此症。故杂病之汗，有虚火、有实火，而阳明热炽之汗，且止有实火无虚火。若夫大邪既解，阴不自守，浮火不藏，而为自汗、盗汗，亦可谓之虚证，乃是热病后之余焰，与热蒸阳明之汗又复不同，则当参以养阴固液，非苦寒之所可从事者矣。

正虚邪实，邪与正争，则发战汗出而解；正不虚邪不甚，邪不与正争，则不战汗出而解；邪正俱衰，阴阳自和，则不战不汗出而解。汗之有战、有不战者以此。服桂枝汤必当先烦，乃汗出而解；服柴胡汤，必蒸蒸而振，却发热汗出而解。此烦、此振，亦战汗也。阳明病，奄^{〔1〕}然发狂，濺^{〔2〕}然汗出而解，亦是战汗，战而汗出，病必解；战而不汗，病必加。寿颐按：战汗为邪正之相争，或战或不战，或汗或不汗，自有正虚邪实，正旺邪轻之两途，九芝此条，言之明尽。然亦有不战不汗出而解者，可见病之解、不解固不必全恃乎有汗否也。仲圣本论辨之已详。然究为寒邪在表设法，故宜于汗。奈何俗人病热，犹有必求其得汗，而闭塞窗牖、压覆重绵以致变生不测者。惟战而得汗，则正胜而邪却，故病必解；战而不得汗，则邪胜而精消，故病必加。

舌为心之外候，其色当赤。而有时白如积粉者，白为肺金之色，反加心火之上，是为侮其所胜，当知有火为金郁者。概以苔白为寒，一遇火郁之病，何以为辨？寿颐按：舌为心之苗，心于五行合德于火，火之正色本自当赤，所以舌之质总含赤色。但五脏本色发见于外，宜含蓄不宜透露，故平人无病之舌质，虽赤而决不赤如涂朱。脉要精微论所谓赤欲如帛裹朱，不欲如赭。五藏生成篇^{〔3〕}所谓生于心，如以缞裹朱者。盖藏气隐隐，若是若否，是为本脏之气。虽微露端倪，而本脏真元，不尽发泄在外，方是大用外腓^{〔4〕}、真体内充之平和气象。若果舌色正赤，艳若朝霞，则阳气毕宣，心火炎炎，其病可知，不几如脉要精微论之所谓五色精微象见而其寿不久乎？凡辨舌者，必须识得此理，而后见微知著，可无遁形，非舌质之果宜于赤色也。若舌之有苔，则本于胃气，胃之津液上熏于舌，则生薄润之苔，如土得润泽而生物。命名曰“苔”，大有精义。故胃津枯竭者，舌光无苔，譬犹干燥不毛之土。若胃家痰湿郁积，则舌苔亦厚浊垢秽，洗括不脱。九芝所谓白如积粉，即舌苔之厚腻秽浊者。此惟夏秋湿盛之时，痰湿交粘，最多此候。昔人谓疫病舌苔，白如积粉，正其胃气秽浊之发见于外者，所以又可论疫，必以荡涤为要义，即是此苔此证。九芝肺金本色侮其所胜一说，尚是附会五行，无关病理；又谓火为金郁，则涂附尤甚，实非病理之真。若俗人概以白苔为寒，本是极谬之见。须知表有寒邪，尚未传里，胃本无病，舌且不必有苔。凡有苔而厚者，皆胃浊上熏所致。惟无苔而舌质淡白无华，方是气虚寒本色。古人辨舌专书，如《金镜录》、《伤寒舌鉴》之类，多是臆说，直无一句可信，宜乎世俗医家，虽诊察时无不一望舌色，而真能辨舌

〔1〕奄 忽；遽。《方言》：“奄，遽也。”

〔2〕濺(ji 犍) 水流也。《埤苍》：“濺，水行出也。”这里形容汗出貌。

〔3〕五藏生成篇 原作“移精变气论”。查《素问·移精变气论》无“生于心，如以缞裹朱”句，而出于《五藏生成篇》，故改之。

〔4〕大用外腓 大用，即大功用，大作用，大有用也。腓，避也，与“庇”通。《诗经·小雅》：“君子所依，小人所腓。”郑玄笺：“腓当作庇。”大用外腓，指有大用而其外则隐隐不显，含而不露之意。

以审证治病者，果有几人？盖皆为古书所误，反觉无所适从，是可慨矣。

虚寒之寒，亦非概言冷也。如曰家寒、曰寒素^{〔1〕}，又如胆寒、如寒心者，岂尽冷之谓乎？病有因虚而寒者，故亦因热而实。寿颐按：元虚则正气不充，真阳亦必无权，故虚证颇有兼寒者。此因虚而寒，非阴寒之为病。治此者，助其正气，则元阳自然充溢，本无须乎温药。古所谓温养者，自与温辛、温热之温药不同。盖寒即由虚而来，则反是以观，宜乎表实、里实之皆能为热矣。然更有因虚而生热者，则阴不涵阳，所以孤阳偏旺，此则虚热，必由于内因，与实热之外因转里者，又不可同日而语。

病之能起死回生者，惟有石膏、大黄、人参、附子。有此四药之病，一剂可以回春，舍此之外则不能。寿颐按：病当吃紧关头，一举手而定乱扶危，功成反掌者，自膏、黄、参、附以外，确鲜此专阃^{〔2〕}大将。惟有肝阳陡动者，其发极暴，猝不可遏，及疡科疗毒大症，势且毒散不救者（此即俗称疔疮走黄），一进羚角，无不就范（外病大毒，腐巨红肿，痛不可耐者，亦然）。此外，则又有气火升腾，血冲脑经之猝厥昏瞢，抽搐痉直诸症，非重用石药、介类潜降摄纳大剂，必无捷效。惟此数者，亦能奏功俄顷，化险为夷。固临证时之历验不爽者，而举世尚未尽知，爰附誌之，以告同嗜。

医家言病，每曰邪在何经。病家一闻“邪”字，则便以为祟也，乃舍医而就觐^{〔3〕}。有时而祟果凭之，晦淫惑疾，此之谓欤。寿颐按：病谓之邪，本是医家之口头语。盖外感之乘，非吾人正气之固有，因名为邪，原属正当议论。然庸夫俗子、乡曲妇孺，固不知病名为邪，而其心目中只知有邪鬼为祟一层，此是不识字人无普通学问之咎，乃吾国社会之最可怜而亦最可笑者。所以穷乡僻壤，医家无闻，而巫觐之流，则虽山陬^{〔4〕}茅店，无不有之。一闻“邪”字，舍医就巫，竟是通国所同病。甚且多有口授药味，杀人反掌者，尤其可叹。寿颐尝谓凡在医林，对于病家，须得不复道一“邪”字，岂独口所不宜言，抑亦方案中所不可写。然后可使病家少近几次巫觐，亦可少杀几人。未知吾道中以此言为河汉否？至谓一就巫觐而有时祟果凭之，苟以理言，天下必不当有祟病，人皆谓是引鬼入门，吾则谓终是疑心生暗鬼。世果安有如杨子云所谓高明之家而鬼阒^{〔5〕}其室者？然而天下事之不可以理论者，亦复所在多有。无他，即人心之感，有以感召之耳。

病之内陷，谓邪陷于内，药不能从外达，其病深矣，非谓内陷为虚。寿颐按：“陷”字训诂，本以由上及下、由外入里、由浅入深为义。病有所谓清阳下陷者，即由上及下也；有所谓“邪热内陷”者，即由外入里、由浅入深也。是即陷阱陷溺之意，欲援以手而不易言，故为重证，原非“虚”之一字可以笼统浑讲。然叶派之治此内陷重病，则惟有《金匱》麦门冬汤或去姜、桂之复脉汤。推其用意，无非以病虚欺人。九芝此节，有为而言，不无寄慨。否则，病是实邪内陷，苟其粗知医理，亦断不致误实为虚，不谓二百年之叶派真传，乃能黑暗至此！

外感、内伤两相对峙，莫不以内伤为不足矣。然劳倦伤有不足者，若饮食伤则有余者

〔1〕 寒素 即门第卑微又无官爵。《晋书·李重传》中曰：“寒素者，当谓门寒身素，无世祚之资。”后泛指家境贫寒之人。

〔2〕 专阃（kūn 掘） 阃，门槛也。特指郭门之槛。专阃，为专主阃外之事权。语出《史记·张释之冯唐列传》：“阃以内者，寡人制之；阃以外者，将军制之。”后称将帅在外统兵为专阃。

〔3〕 觐（xí 席） 男巫也。《说文》：“觐，能斋肃事神明也。在男曰觐。”

〔4〕 陬（zōu 邹） 角落也。《说文》：“陬，阪隅也。”

〔5〕 阒（kàn 看） 窥视。《说文》：“阒，望也。”

多。所以云内伤者，明其不因于外感耳，非外感为实，内伤为虚也。寿颐按：“内伤”二字，所包者广，苟非外感为病，无一不在此二字范围之中。气、血、痰、食，为病最多，固无一非内伤，且无一非实证。即曰虚损病，是内伤之虚者，然有阴虚，有阳虚，病非一端，药岂一致！自薛立斋辈，概以“内伤”二字包罗万象，而补中益气、六味地黄、四物、八珍、十全大补、逍遥、生脉、左归、右归等方，直可无往不宜，无投不利。于是学医者，喜其易记、易行，视同无上捷诀，而此道乃扫地尽矣。

真头痛，手足青至节。古人“青”、“清”通用，谓手足清冷也。真心痛，手足青至节，亦谓手足冷。寿颐按：真心痛，手足青至节，今本《甲乙》、《灵枢》皆作“清”，《难经·六十难》、滑伯仁《本义》亦作“清”。其作“青”者，日本刻佚存丛书本《难经集注》及道藏李子野《难经》注本为然，而徐灵胎《难经经释》因之。寿颐谓“青”字训“冷”，经传无征，惟真心痛，手足清之“清”字，义当作“冷”。寿颐谓《难经》之作“青”者，即“清”之讹。《甲乙》、《灵枢》及滑氏《难经》注本是也。观于《甲乙》、《灵枢》“真头痛”一条，直作“手足寒至节”，尤其明证。近时桐庐袁爽秋及黄陂萧北丞两刻东瀛抄本《太素》，于“真心痛”一条，则作“手足清至节”；于“真头痛”一条，亦作“手足寒至节”，皆可为之旁证。灵胎《难经注》妄谓“手足青者，寒邪犯君火之位，血色变也”，明是望文生义。盖灵胎于古字通假之法完全不知，而偏强作解事，最为可鄙。考“清”字之训为凉为寒者，据《说文》是借作“清”字、“灇”字读。欠部：“清，寒也”；水部：“灇，冷寒也。”《庄子·人间世》“斄^{〔1〕}无欲清之人。”注：“大凉也。”《释文》“清，凉也。”《吕览·有度》“清有余也。”注：“寒也。”《素·五常政大论》“其候清切。”王注亦曰：“清，大凉也。”

头汗出，乃阳郁于表，非阳虚于上也。饮酒而头汗出者，多由血郁；头汗出而额上偏多者，心血之郁也。皆属血热。寿颐按：头乃诸阳之会，手、足六阳经皆上于头，会于巅顶，故头汗出者，无非阳盛于上。九芝先生谓是“血郁”，正惟阳络结滞，郁而不宣故耳，治宜凉血通络，当所易悟。又有阴虚于下，孤阳飞越者，亦为头汗，则是下虚上实，非大剂养阴而潜阳摄纳不可。

青腿牙疳，牙龈肿腐，齿不痛而自落，两腿枯瘦素紫，皮脱片片如飞，日服白马乳，一月效。此与喉痺，皆属火燥。寿颐按：此证多发现于西北之域，而此间无闻，古籍中仅见于《医宗金鉴》。良由天地之气刚燥太过，而阳明秉燥金之气，同气相感，独承其病，于是燥热互壅，窒塞阳明之络，成此怪证。青腿者，铜山西崩，洛钟东应^{〔2〕}之理，且亦阳明所过之分野也。白马乳之治疗，其源亦出于蒙古医家。考彼土医学，别有一种神验，理法颇与中土不甚符合。然此证之用马乳，则非奇僻，盖马为火畜，本是谈五行家之空话，其肉、其乳，《名医别录》皆言其“冷”，《别录》于马乳直称“甘冷、止渴、治热”，具有明征。今之饮马乳者，苟非素禀阳盛，无不腹痛作泻，而走马牙疳危险之候，除大剂清泄肠胃实热外，惟以马乳频洗患处，又多饮之，确有捷验。寿颐尝推而广之，以治一切咽喉口舌疳疮腐烂大证，无不应手。近时西医发明血清注射，治烂喉痧有喉痧血清一种，注射皮下能疗极重危证。然考其原质，则马痘之浆也，故亦有马血清之名。颐尝治长沙人栗氏儿急牙疳重恙，又常熟人某氏妇烂喉

〔1〕 斄(cuān 窜) 炊也。《广雅·释言》：“斄，炊也。”

〔2〕 铜山西崩，洛钟东应 语出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“铜山西崩，灵钟东应。”《注》曰：“铜者山之子，山者铜之母，子母相感，山恐有崩弛者，故钟先鸣。”乃相感应之喻。

痧极危证，皆注射马血清两次，三日全愈。然后知马乳、马血清之能通治咽喉口舌牙疳诸症，真不啻卢循续命之汤^{〔1〕}，而内地医家多未能知，附录其详，以冀普及。惟饮马乳者，只宜隔汤炖温，如以治喉舌牙疳，即凉饮亦可。若如饮牛乳之必先炖沸而后服之，则连饮五日，可使周身肌肉立刻消瘦。寿颐业师朱阙儒先生次孙，偶以缺乳，曾饮炖热马乳五、六天，而形消骨立，乃改为温饮，不上火煮，调理数月始复。乃负笈时之目睹者，此则物理之不可思议者矣。

茯苓一味，为治痰主药。痰之本水也，茯苓可以行水；痰之动湿也，茯苓又可行湿。寿颐按：痰饮为病，都缘脾胃健运失司，食物精华不化血液，而酿为浊垢。古人谓脾为生痰之源者，其理极精而亦极确，加以下元肝肾气亏，不自摄纳，反欲冲激上乘，于是咳嗽乃不可已。茯苓禀松根厚重之气，久伏而生，得土之正气最厚，可以栽培土德之卑监，可以收纳肝肾之元气，命名曰“伏”，其义可思。但曰“行水”、“行湿”，尚是知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。寿颐窃谓中土所用药物，都以性情德化为作用，苟能潜心体会，妙蕴无穷，正不仅在气味上空谈五行气化，此格物致知^{〔2〕}之实在能力，何尝非真科学！何莫非真理化！奈何彼之粗习西国皮毛者，辄嚣嚣然谬谓中医不合科学、不谙理化，治中医学者，亦复震惊新学之名词，自认为缺少科学与理化知识，岂所谓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耶？要知吾侪对证发药，莫不有一定程序，何一非科学理化之原则！以视西学之人，只有一病名，而不问证情、不辨体质，辄以同一之药物教人服用，以为科学固当如此者，得失利弊，果复如何？茯苓治饮确有实效，但市肆中则未见有整颗者，恐是制造之品，腰鼎乱真，所以不能捷验。寿颐于弱冠时，见一老衲，病寒饮多年，三冬之月喘嗽不堪，粘涎遍地。适有旧友曾从左文襄行军西陲，携归有野生茯苓，大如瓜，重三斤余，赠以一枚，蒸而食之，有年宿恙，竟以告痊。

目风、眼寒，见于《内经》。有迎风而下泪者，责其有火，即心热则汗、肾热则遗之理。盖风中于目，皮毛欬闭，郁其经阳，遂生里热，久之，则阳并于上，安得不热蒸泪出乎？怕日羞明，拳毛倒睫，亦皆火郁，独用风药，不兼清火，则风益不去。寿颐按：迎风流泪，无非肝家郁热，治宜疏风而兼清火是也。至于风火极炽之目赤星翳，则疏风抑肝双方兼顾，初不可用过用寒凉，强为遏抑，热气被逼，星翳坚凝，反成痼疾，不可不慎。

世俗所谓伤风者，不发热，但咳嗽、清涕、鼻塞声重而已，非《伤寒论》之“中风”也。不发热，故无传变。寿颐按：伤风之最轻者，诚不发热，然间有发热，亦所恒见，惟感邪轻浅，治之得法，虽发热而可不传变。若淹留数日，亦何必不传变入里？必谓今之伤风，非仲景之所谓“中风”，似未免重。读《伤寒论》，过于划分界限，亦非《伤寒论》桂枝汤和调营卫之本旨。

《伤寒论》之往来寒热，与疟相似而不同。疟当病来之前，汗出之后，动作饮啖如平人，有寒热之往来者不能也。寿颐按：疟病之寒热往来，有一定晷刻，热过汗出，则寒热俱泯，诚与《伤寒论》之往来寒热不同。所以治疟者，必须随机应变，为湿、为痰、为食、为积、为寒、为热、为虚、为实，各有主治，非可概用仲景之小柴胡法也。若谓疟过之后，皆能动作、饮啖如平人，亦不可一概说也。

〔1〕 卢循续命之汤 卢循，东晋范阳涿县（今属河北）人。《十六国春秋》：“卢循遗刘裕益智粽，裕乃答以续命汤。”原指卢、刘两者互讥之事（卢讥刘智力穷矣，而刘则讥其将死）。此处取其字面之义，指马乳、马血清能疗极重危证，胜似卢循续命之汤。

〔2〕 格物致知 是指穷究事物而获得知识之意。《礼记·大学》：“致知在格物，格物而后知至。”朱熹注：“言欲致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”

太阴为三阴，其作三阴疟者，太阴病也，当宗补中益气法图治。丹溪以发于寅、申、巳、亥日者，为厥阴疟；发于子、午、卯、酉日者，为少阴疟；发于辰、戌、丑、未日者，为太阴疟。恐不尽然。寿颐按：三日之疟，名曰“三阴”者，盖言感邪由阳分转入阴分，其病较深，非言病此者，皆在三阴之经，而为阴寒病也。太阴经属三阴，疟病诚多脾病，然三日之疟，阴阳、寒热、虚实大是不齐，必不可谓三阴疟皆是脾病。苟其疟来渐晏，而邪正两衰，寒热不已者，东垣益气成方，确是妙剂，亦不以三日与非三日为分辨；且三日疟中正多痰湿、食积诸证，是当随证论治，又岂可谓凡是三日之疟，皆当必用补中益气之法。此则薛立斋之续，既庸且妄，徒授人以不辨菽麦之诮。不图九芝高明，能为此议，失言之咎，吾不敢为贤者讳。若谓发于寅、申、巳、亥日者属厥阴，发于子、午、卯、酉日者属少阴，发于辰、戌、丑、未日者属太阴云云，不问脉证若何，而欲据干支以定病在何经，子平命理^{〔1〕}，尚不如是，何况医学！丹溪明者，果为此说，宁不荒谬已极？要知今世所传丹溪论调，最多不经之谈，寿颐谓皆是舛陋不学之徒，妄为涂附，污蔑前贤不少，又安得明眼之人一一指出，而纠正之。

有病疟而一日重一日轻者，余谓轻日是重，病内伏也；重日是轻，病外达也；必至两日并重，乃得逐日递轻。寿颐按：日轻日重之症，亦谓之子母疟。九芝轻日是重、重日是轻二语，虽似太奇，然亦未始无理。凡疟之发作，即其病之外达；疟之休止，即其病之内伏。藏于暗阒，待时而动，詎非病机之深重者乎？故治疟首贵开泄宣化，使达于外，不可遏抑强截，使伏于中。凡三日者，渐能间日一发，或至日日皆发，及子母疟之变为逐日不分轻重者，皆邪得外泄，有可愈之机矣。此疟病之一大关键，是以古人每谓疟不可截。彼俗医止知乌梅、儿茶，妄求截止者，岂非病家九世之仇？今西学者，必以金鸡纳霜为截疟妙品，此物大苦，遏抑于内，必使所感外邪郁久不化，致生他变，亦截之咎也。

《内经》言解𦵏者五。“解”音“懈”，“𦵏”音“亦”，皆倦怠病也。江应宿以此为即俗名发痧之证，故杭堇浦宗伯力辨之。余疑《金匱》所载百合病，庶几近是。杭氏又言《内经·风论》“快慄”二字，全元起本作“失味”，皇甫谧《甲乙经》亦作“解𦵏”。余疑经言“食𦵏”，亦为能食反倦之义。若史载之所言“肺叶焦热谓之食𦵏者，以此得名”，则经无此语，岂史所见者，别有古本欤？若《史记正义》所引《支兰藏》，亦无他据。寿颐按：“解𦵏”二字最不可解，读“解”为“懈”，犹可说也。若“𦵏”字，则从古字书所无，仅一见于《字汇》，而《康熙字典》引之。仅有《素问》“解𦵏”、“食𦵏”二条，并不能为“𦵏”字作一句训诂，足征此字之无从索解，恐古本必非此字。九芝谓“解𦵏”是倦怠病，虽曰以意逆之，然合观各条，其义均合，更即以此倦怠之意推之“食𦵏”一条，则能食反倦一说，自然可通，然必谓“𦵏”字字义定当以倦怠为训，则未敢信也。《风论》“快慄”二字，诚不可通，全元起注本作“失味”，《甲乙经》作“解𦵏”，盖知其不可解而改之。皇甫氏于《素问》本有此例，亦不可谓《甲乙经》文竟是古本。若史载之之说，则纯属杜撰，无稽之尤，不可为据。吴兴莫枚士《研经言》释“解𦵏”，谓“𦵏”当作“亦”。引据“亦”字通借数条，惟第十条谓“亦”通于“射”。《诗》“矧可射思”，“射”训为“厌”，则《素问》所谓“解亦”云者，即懈怠厌事之意，其说甚是。寿颐尝引而申之，考证经史，知“亦”通于“射”，“射”义训“厌”，本是古人常语，数见不鲜，已编入拙著《读医考证集》矣。江氏《类案》误以“解𦵏”之名，作为近今发痧之病，好奇太过，竟成笑话。然自杭氏辨驳之

〔1〕 子平命理 子平即徐子平，古之精于星命之学者。曾创算命中之“四柱”法，后世术士以八字推算命运者多宗之。此理因称“子平命理。”

后，魏玉横等校刊江书，已为改正，直以沙字标题。杭氏与玉横一书，亦已附入《类案》矣。

痠麻之证，臂不能举，亦有因于湿者，与木不同，血虚则木，必多火；气虚则麻，必多湿，不独为治风先治血一证。寿颐按：痠麻即痺之较轻者，风、火、湿、寒皆有是证，本不独血虚之一候，而尤以湿流关节者为最多。苟不辨虚实而一味滋补，或但与通经活络，亦皆无济。

胁痛、胃脘痛、吞酸吐酸，及作疝瘕，皆肝病也。亦有因于燥者，人每用香燥药，初服小效，久则致虚，以其耗竭肝阴也。魏玉横作一贯煎。治得其要。方见《冷庐杂志》。寿颐按：心胃痛等证，无一非肝络不疏，气机横逆为患，而其源皆本于肝肾之阴亏。盖阴液不虚，则肝得所养，必无横逆之虑；惟阴虚于下，肝络窒滞，气机不通，乃生是证。所谓燥者，亦即此因，本非二病。然当病剧之时，气行紊乱，非有气分之药以疏通之、整理之，则亦无应手之效。香燥药物颇有奇功，但多用燥药，则阴液愈伤，不时频发，后难为继。所以肝胃胁痛等证，非徒难刈根株，势必频发加剧，卒归不治，皆香燥气分之药治其标而酿其祸也。魏柳洲制一贯煎方，专以滋养肝肾真阴为主，润而不膩，守而能通，有栽培液之功，无渗泄伤津之弊，功力尚在景岳之左归、高鼓峰之滋水清肝以上，非六味之且补且泻者可比。陆定圃推重是方，最是柳洲知己。惟此病此药，亦必频频灌溉，多服不辍，方能长治久安。凡用香燥气药，治标痛定之后，亦必以此法继续治本，乃为善后之良图。然病家何知今日病安，且谓已收全绩，何必再药？直到复发之时，则仍是治标一法，亦无怪乎患此者之终不全瘳也。

食填太阴，名曰食厥。下部有脉，上部无脉，不吐即死。肠腹绞痛者，尤不可不下。此赵养葵之言也。赵固以六味通治百病者，尚作此说，益可知治病之不独尚补矣。寿颐按：此即近世之所谓干霍乱也。惟有食滞积，气机窒塞，所以不吐不下，而但作满腹之绞痛。此证重在闭塞，所以下部有脉，上部无脉，正胃气不通之应。不得吐下则死，一得吐下则生，适与大吐大下之霍乱症相为对待。此条下部有脉，上部无脉，恰与《难经》所谓上部有脉、下部无脉，其人当吐，不吐则死之文相反。盖彼据吐者言之，大气上逆，有升无降，故脉溢于上，而下部不见；此则食窒中脘，大气凝结不通，故脉惟在下，而上部不见。参合观之，始知脉理征验确乎不爽。

《内经》劳风一证，张介宾谓但以外感之法治之，自无不愈，见于咳嗽条下。以景岳之喜补者而作是语，则喻嘉言之以劳风为夹阴不必再辨。寿颐按：“评热论”劳风一节，貌视之，殊不易解，然既曰恶风而振寒，其为外感，彰彰明矣。景岳此说，颇是爽快。尤在泾亦谓既劳而又受风。读此可悟“伤风不解成劳”之故云云。亦以利肺气、散邪气为治法，与景岳说殊途同归，余已录入《古今医案平议》咳嗽门外感类中。喻氏好弄聪明，每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概，持论最多奇僻，不自知其玄之又玄，走入魔道，此节亦其着魔之一端也。

膀胱不利为癃。经曰有癃者，一日数十溲。此与滞下证数登圜而不能便，其理一也。故皆无止涩之理。淋浊亦然。寿颐按：经之所谓癃，即后世之淋症也。一日数十溲而溺不畅，九芝比之滞下，确极。“淋”字古无病名之训。《说文》有“痲”字，训为疝病。惟《一切经音义》引《说文》则曰：“痲，小便数也。”与今本大异。《声类》“痲，小便数也。”又曰：“淋，小便数也。”是为淋病见于字书之始。莫枚士《研经言》引杨上善《太素》注：“癃，淋也。”谓淋、癃乃一声之转，洵然。又谓《灵》、《素》、《本草》有五癃，癃闭之病，而仲景以下诸书并无之，是可征古谓之癃，后世则借淋漓字为之。引证诸说，皆确。是亦古今病名递嬗之一端。寿颐读枚士书，颇嫌其有时穿凿太过，武断太甚，未免有固执难通之弊，不可谓是经学派之上乘，但释淋一篇，则字字典要，掷地当作金石声，知此公之小学，固大有根柢也。九芝谓淋漓无

止涩之理，正以此等多缘湿热为病，故治法亦与滞下近似。寿颐则谓岂独淋浊，凡女子赤白沃亦正如是，而俗子对此无不以为虚证，一路固涩，其病乃大。

《伤寒论》清谷之“清”与清便之“清”，皆作“圉”字解。《说文》“厠，清也。”大徐曰：“厠，古谓之清，言污秽当清除也。”则“清”字仍如字读（大徐当作小徐）。寿颐按：《说文》无“圉”字。“急就篇”“屏厠清溷粪土壤”字尚作“清”。至《玉篇》乃有“圉”字，是即“清”之孳生字。楚金以清除为训，其说甚是。

有因小便不利而用升提者，以为若酒注然，上窍开则下窍自通耳。今有以此法用之于大便闭结者，抑何可笑。寿颐按：凡下焦闭塞太甚，而地道不通，小便不利者，概投泄降通利，则塞者愈塞，反不可通。是宜参用升提举之，使清阳上升，则抑塞者得以疏通，而浊阴乃降。此为中气下陷者言之，非谓凡是小便不利者，皆当用升提法也。大便不通，亦有因降气太过，反以沉结于下，不能运行，则升其清气，而浊气自下，其理正同。颐尝亲验之。九芝此条，似尚未悟到清升浊降之理。又凡肺气郁窒者，其小便亦复不利，盖肺本以肃降为职，西学家谓水入于胃，即吸入回血管中，由肺而复下行，故肺气窒塞，则失其顺降之常，地道因而闭塞，是宜宣泄肺气，而小溲即利，亦屡用而屡验者。喻嘉言谓肺与小溲自有天然关系，以禽鸟无肺，则小水不能单行；兽畜有肺，则亦如人之大、小二便分为两事为证。其说最新而确。虽近之言物理学者，谓禽亦有肺，然究竟与兽畜之肺大异，故大、小便无分道之时，似终不能与嘉言氏辨难也。

昔人所谓破气药者，谓导其气之滞也；所谓破血药者，谓解其血之结也。气血一结滞，百病丛生，故必破之，使复流通之常，岂谓一用此药，即尽其人之气血而破之乎？寿颐按：人之为病，无非气化血液机械不灵，而药以治病，不过借其性情，以引导此身之气血而运动之，非疾病是身外别有一物，而药之除病，竟如涤污濯垢，可以括而去之。故尝谓补气之药，非入胃而即化为气；补血之药，非入络而即化为血。此亦至理名言，尽人能知者。然则补者如是，即破者亦可知而知。奈何俗人一闻破气、破血之说，便已色然而骇，瞿然而惊耶？

苦寒伐胃之说，为久服苦寒必伤胃阳者言也。若胸膈热阻，恐伤胃阴，则苦寒即为保胃要药。寿颐按：对病之药，直可谓无一不是补药（西人谓大黄、黄连皆补胃，即是此旨），且病人闻其药味，亦必欢欣乐受，盖天然之臭味相投，几如嗜好之相合。昔贤尝有此说，且谓凡病人闻药而峻拒者，必其药之与病相反者。寿颐默窥病者情状，其实皆然。即如大黄一物，其气恶劣，无病者闻之，无不攒眉蹙额，而有是病时，亲尝之，亦不以为苦，此可以觇^{〔1〕}病机者。愿医家、病家皆留心试之。

甘有淡义，非徒以甜为甘。《礼记》：甘受和，若甜则不受和矣。《书》：稼穡作甘。甘亦言淡，故石膏之甘，不同于麦、地。寿颐按：甘能养胃，非为甜腻者言，若甜腻重浊之物，则碍胃有余矣。凡泉水之甘、米稻之甘，皆非甘草、大枣之甘可以同日而语。

春温夏热，岂独药之异于治寒哉？每见人家于温热病，亦用重裯复帐，病者则闷热不可耐，此大忌也。余每勘定是温热，必先令撤其帷幔。寿颐按：此条是病家所不可不知者。

病以汗解，药到自然得之，即冬月正伤寒亦然。乃以春夏之病，亦欲以温覆取汗，则大不可。寿颐按：宜汗之病，惟有寒邪在表一候。仲景所谓表未解者，专指恶寒未罢而言。然亦在药之得当，则汗出自然，重绵闷压无当也。若春夏之病，本多温热，本不可以发表取汗，

〔1〕 觇(chān 搀) 侦察，偷看。《说文》：“觇，窥视也。”

而凡百医书，多有误认温热之病亦当从汗而解，实是大谬。误表之变，奇幻百出，皆古人书中所自言，最是医界中绝大弊端。盖误认身有大热，亦是表证，遂谓非发汗不可解表耳。须知柴胡、葛根、羌、防、苏叶，无一非温病发热时之毒药，再加温覆，惨同炮烙矣。

病即有宜用寒凉药者，仍禁恣食生冷。而如梨汁、藕汁、西瓜汁，又为温热病所或需，其于甘蔗、荸荠等，即有所商。寿颐按：热病宜用寒凉药，本各有所当，非凡是寒凉即可随手乱用，故不可恣食生冷，以其有宜不宜也。且瓜果等生物，无病尚不可多食，况在病中耶。

按摩一科，不讲久矣，而病有宜之者。下至刮痧，亦简便法，病在皮里膜外，药力所难及者宜之。景岳书有刮痧新按。寿颐按：夏秋发痧，乃秽浊之气由口鼻而入，传于络脉，气血俱滞，刮之以行其血、泄其气，则滞者行，而病可减。针刺亦然，皆有捷效。乃西学对于霍乱转筋一证，禁绝挑刮，谓若其一刺一刮，即不可救治，在渠固别有发明。然不刺不刮而经新学治疗者，亦未必皆效。愚谓刺法、刮法，必不可废。

病加于小愈，故病后之谨慎，当十倍于病前。胃纳始有展意，切忌多食。经曰：病热初愈，食肉则复。仲景曰：损谷则愈。寿颐按：大病新瘥，胃气初展，岂独食物不可太过，即用药调理，亦不可一路蛮补。惟壮年体魄素伟，病后胃气甚好者，则不妨渐渐加餐，但不可过量耳。凡所食物，亦必以柔软易化为佳；而补养善后之药，尤必流动活泼，乃为无弊。

宋时有窦材者，自称第三扁鹊，赞仲景方用之屡效，又极诋仲景但能愈小病。窦书不足述，余谓此真能识仲景者。可见人苟能用仲景法，定可使病不大也。寿颐按：窦氏之所谓《扁鹊心书》全是盲话，实属医界中第一怪物，但能识得仲景法可愈小病，则真是仲景之千古第一知己。盖仲景书中本无甚大病，苟用仲景法，则皆于小病时一鼓去之，更安有小病酿成大病之事？奈何人之畏《伤寒论》而不敢读者，犹疑论中病情皆非寻常恒有之病，而视仲景方亦疑为极峻极猛之方，万不敢用之于病尚未大，易于为力之时。其智识得毋更出窦氏下耶？吁！可叹也已。如后世之时病中，有发疹、发斑，及所谓热入心包，肝风陡动，痉直瘈瘲，撮空抽搐，或为尸寝不动不言等至危极险之症，皆仲景书中所未有，实则凡此诸证，皆由误药酿成，皆是坏病，非本病之所当有。仲景时必不如后世之多能误药，多变坏病，故犹缺而未备。然则虽谓仲景书中皆是小病，仲景方皆所以治小病之方，亦胡不可。

自唐以前，药剂权量大约以古之三当今之一，不佞考之详矣（已编入拙稿《谈医考证集》，又附入月刊）。近得山东省城刘荣年君华封氏来函，引证仲景本论，尤为能近取譬^{〔1〕}，录之如下，用资借镜（以下皆华封氏原文）：

月刊中权量考略，力辟王朴莊以古一两为今七分六厘之误，当以古三今一为定，与荣年所见，不期而合。《伤寒论》桂枝汤中大枣十二枚，按敝省干枣之中等者，十二枚有一两八钱重，而桂枝三两，若据七分六厘核之，则只二钱二分有余，轻重悬殊，不应如是。白虎汤石膏一斤，为主药，若按七分六厘核之，则只一两二钱有余，而青龙汤以石膏为佐，不注分量，但云如鸡子大，则重三两五六钱，不应主药反轻于佐使之药也。荣年好用古方，白虎汤之石膏，轻则八钱，重则一两；用柴胡汤，柴胡轻则六钱，重则八钱。若以古三两今一两、古一剂三次服今一剂一次服核之，尚无不合。南北之气候不同，人之体质亦异，用药自当南轻而北重。陆九芝在敝省用承气汤，大黄至八钱，若以朴莊所定分量核之，则仲景之方三服作一服

〔1〕 能近取譬 譬，譬喻，比方。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喻指能设身处地，推己及人，也指以己之心比他人之心。

用,尚嫌其轻也。又按《前汉书·律历志》云:一龠容千二百黍,重十二铢。则百黍为一铢。而《大观本草》陶隐居云:十黍为一铢。(其二十四铢为两,十六两为斤,二书皆无异说)相差正十分之一。若按十黍为铢,则每两尚不及七分六厘,只三分有余(乃日本丹波元坚所本)。若以百黍为铢,则一两确为三钱有余。仲景汉人,自当以《汉书》所载者为准,似不当据后驳前,况医书每经后人窜乱,而史书《律历志》较为可凭欤。

盐山张锡纯寿甫先生详论室女月闭血枯治法(来函照录)

室女月闭血枯,服药愈者极少,非其病难治,实因治之不得其法也。《内经》谓二阳之病发于心脾,有不得隐曲,在女子为不月。夫二阳者,阳明胃腑也。胃腑有病,不能消化饮食,推其病之所发,谓在于心脾;又推其心脾病之所发,在于有不得隐曲(凡拂意之境不能自如者,皆为不得隐曲)。盖心主神,脾主思,人有不得隐曲,其神思郁结,胃腑必减少酸汁(酸汁如稀盐酸,胃所赖以化饮食者。欢喜则酸汁生者多,忧思则酸汁生者少),即不能消化饮食以生血脉,所以在女子为不月也。夫女子不月,既由于胃腑有病不能消化饮食,治之者自当调补其脾胃,使之多进饮食,以为生血之根本,此无庸再议者也。愚曾制有资生通脉汤,用其方因证加减治愈室女不月之证甚多,爰录其方于下,并详其因证加减之法,以备医界之采用。

资生通脉汤:白术三钱,生怀山药一两,生鸡内金(黄色的)二钱,龙眼肉五钱,甘枸杞五钱,玄参三钱,净萸肉三钱,生杭芍三钱,甘草二钱,桃仁二钱,红花钱半。

此方用白术以健胃之阳,使之膈动有力(饮食之消化,亦仗胃有膈动之力);生山药、龙眼肉以滋胃之阴,俾其酸汁多;生鸡内金含有酸汁,且能运化诸补药之力,使之补而不滞,又兼有通经化瘀之妙用,故加之以佐使;用玄参、芍药者,因血虚者必多灼热也;用萸肉、枸杞者,因血虚者,其肝肾必虚也;至甘草,为补脾胃之正药,与方中萸肉并用,更有酸甘化阴之妙,其灼热之退也必速;桃仁、红花为破血之要品,方中乃用之,非取其破血,欲藉之以活血脉通经络也。

资生通脉汤因证加减法:灼热不退者,加生地黄六钱,或至一两;咳嗽者加川贝母三钱,远志二钱;泄泻者,去玄参加熟地黄一两,云苓片二钱,或更酌将白术加重,服后泻仍不止者,可于服药之外,用生怀山药细末煮作粥,再将熟鸡子黄数枚捻碎掺入,再煮一两沸,当点心服之,日两次;大便干燥者,加当归、生阿胶各三钱;小便不利者,加生车前子四钱(袋装);肝气郁者,加川芎、莪术各一钱;汗多者,将方中萸肉改用六钱,再加生龙骨、生牡蛎各六钱。

附用资生通脉汤所治验案:沧州城东曹庄子曹姓女,年十六岁,天癸犹未至,饮食减少,身体羸弱,渐觉灼热,其脉五至,细而无力。治以资生通脉汤,服至五剂,灼热已退,饮食亦加多,遂将方中玄参、芍药各减一钱,加怀牛膝、当归各三钱,服至十剂,身体较前胖壮,脉象亦大有起色,又于方中加樗鸡(俗名红娘子)十枚,服至七八剂,经血遂通,继减去樗鸡,俾再服数剂,以善其后。

奉天大南关马氏女,自十四岁月事已通,十五岁秋际,因食瓜果过多,泄泻旬余始愈,从此月事遂闭,延医诊治无效,至十六岁季夏,因经闭久不愈,寝成劳瘵。其父原籍辽阳,时充奉天兵工厂科长,见拙著《衷中参西录》,因求为诊治。其身形瘦弱异常,气息微喘,下嗽无痰,过午潮热,夜间尤甚,饮食减少,大便泄泻,其脉数近六至,细弱无力。俾先用生怀山

药细末八钱，水调煮沸作粥，又将熟鸡子黄三枚，捻碎掺粥中，再煮两、三沸，空心时当点心服之，每日两次。服至四日，泻已止，又服数日，诸病皆稍见轻。遂投以资生通脉汤，去玄参，加生地黄五钱、川贝三钱，连服十剂，灼热大减，饮食加多，喘嗽亦渐减。遂将生地黄换作熟地黄，又加怀牛膝五钱，服至十剂，自觉身体爽健，诸病皆愈，惟月事犹未见。又于方中加廬虫（即土鳖虫背多横纹者方真，背滑无纹者非是）五枚，樗鸡十枚，连服五剂，月事通下，遂去廬虫、樗鸡，再服数剂而痊。

甘肃马姓，寓天津英租界，有女十七岁。自十六岁秋际，因右目生内障，服药不愈，忧思过度，以致月闭，自腊月服药，直至次年孟秋月底不愈。其兄向为陆军团长，时赋闲家居，喜阅医书，见愚新出版五期《衷中参西录》，极为佩服，遂来社问询，求为诊治。其人体质瘦弱，五心烦热，过午两颧色红，灼热益甚，夜不能寐，心中满闷，饮食少许即觉停滞不下，脉搏五至，弦细无力。为其饮食停滞，夜不能寐，投以资生通脉汤，加赭石、熟枣仁各四钱，连服四剂，饮食加多，夜已能寐，灼热亦见退，遂去枣仁，将龙眼肉改用八钱，又加怀牛膝五钱，服至八剂，身体之壮健复常；因月事犹未通下，又加廬虫五枚，樗鸡十枚，连服六剂，经血遂通，然下者不多，遂去廬虫、樗鸡，加当归六钱、生地黄四钱，多服数剂，以为善后。

商瀋哲先生来函申义^{〔1〕}

淳安商瀋哲先生智，以通儒而殚精医药，曾见拙编兰校课本，戊辰初秋命乃郎复汉来校插班。寿颐初未知商先生也，继得来函，谈医事剴切^{〔2〕}详明，侪辈中竟无此隽品，谁谓国学医界中无人材耶？因以拙编稿数种，就正有道，迭次得聆论议，亟为录存以誌景仰。

（一）读《求是》月刊第一册严郁斌君《鼻渊证治论略》，并纠正俗事名为脑漏之谬，谓《内经》“胆移热于脑”一语确是誓^{〔3〕}言，仆窃疑焉。查足少阳胆脉，起于目锐眦，出耳前，绕耳后，由风池直上承灵、脑空。以西医脑线（即脑气筋）之说证之^{〔4〕}，胆穴之络于脑者甚多，况脑线第一对即是鼻线，则鼻腔为脑线所出之途，《内经》所言不无可征。但《内经》名曰鼻渊，因其流而言之，后人名曰脑漏，则据其源而道之，名虽不同，实则一致。且奇病论^{〔5〕}有胆虚，气上溢^{〔6〕}，而口为之苦，名曰胆瘕之文。注云：“瘕，热也。”胆热既能苦口，而谓胆有蕴热不能循经以入脑乎？无是理也。鼻渊一症，初起之时，不过时滴臭黄水液，自觉难闻，迁延日久，则污浊时淋，臭秽四达，而印堂、山根、两目内眦等处时觉筋掣（即辛颞意），甚则鼻腔粘膜痒如虫行（此即俗云天白蚁蚀），鼻柱内陷平塌，头中空虚，苦不自支。以上述证候参之，俗名脑漏，亦不为过。严氏宗《内经》“肺气通于鼻”一语为主，浅则清金化痰，重则清泄疏达。仆治浅症，则如严后者所言，深者以补中益气汤去柴胡加芩、连、苍耳、防风而加入杀虫之药，并用酒少许为引，而外治之法，以末药时时吹入，屡试屡验。鄙见如此，仍请严先生谅之。

〔1〕 商瀋哲先生来函申义 此标题原无，兹据整理后之目录增。

〔2〕 剴(kāi 慨)切 确实，切实。《玉篇》“剴，切也。”

〔3〕 誓(wei 卫) 诈也。《正字通》：“誓，诈也。”

〔4〕 脑线(即脑气筋)之说证之 原作“脑线之说证之(即脑气筋)”，据文理改。

〔5〕 奇病论 原作“大奇论”，据《素问》改。

〔6〕 胆虚，气上溢 原作“胆气虚，上溢……”，据《素问·奇病论》原文改。

【书后】严氏以丁卯夏卒业于敝校，见理颇能有得。不佞因是症确是肺热上壅，蒸为痰浊，见作者宗肺通于鼻立论，尚觉切实，遂亦疑胆移热于脑一说，似乎远于事实。今得商先生证以胆经诸穴多络于脑，始悟古人立论，确凿有征。虽经络穴俞不为今人谈新学者所喜，究竟中古发明，必有其故，吾济临证，往往有时合符。明知解剖家所见血管之灌输，诚不能据古人十四经络强为比附，然亦自谓穴俞部位断不可尽废，况更有针刺家之凿凿有效者乎！商先生此论，非特足以保障经文，抑且参合脑气筋而言，俾古说新说两两沟通，从实地上细加体验，最定谈医之上乘禅。凡百学识，必愈阐发而愈明白，乃可以益人智慧。反复循诵，那不泥首至地！寿颐附誌。

（二）月刊一、二册，黄氏小儿暑热发痧，先生谓为气火上升冲激脑经，而主以清暑消食、开痰泄降治法，喻氏若在，当亦逊谢不敏。小儿柔弱脏腑，一触六气客邪，易变目窜口噤、角弓反张诸症，与昂长七尺者稍有区别。今之医生不知脑神经作用，见有上述诸症，捏造扁担惊、锁肚惊种种等不通名词，又不知六气治法，大人与小儿无异，动以钩、蝉、金石等药乱治。肺腑不能语言，殊堪悲悯！仆于今春草辑《治婴初知》一编，教训复汉之妻，鄙见与先生颇同，得先生此言，可以证明草辑之不谬矣。

【书后】小儿感冒，每易发痧，良由稚阴本薄，阳易浮动，气火上冲，较之大人，确有不同。世俗治惊，多用金石重坠，虽似与气升、火升之理不甚悖谬，但制作丸子，并其重镇之质，置于柔脆胃肠之中，则其弊固不可胜言。原其所以习用此法之由来，盖亦有见于此种症情，宜于镇坠。第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固不料其利害参半也。况乎幼科通用丸子，更必以龙脑、麝香相依为命，则香开峻烈，适以助气火之激越，亦何怪其效不可得而承其弊者之接踵也。钱仲阳世有儿科圣手之誉，而《小儿直诀》诸方，犹多重用脑麝之恶习，则亦何论乎自郅以下^{〔1〕}！商濬翁是条“六气治法，大人小儿无异”两句，可谓保赤真言，造福孩提不小。所辑《治婴初知》一编，暇当索来一读，以旷眼界。寿颐誌。

（三）第二册“《素问·疟论》横连膜原考”遵杨氏之说，释明藏府六经各有募穴、原穴，疟迫藏府，自当连及经脉俞穴。数千年疑案，一言而决。惟《疟论》所有其作日晏与日早一节，云：“邪气客于风府，循膂而下，卫气一日一夜，大会于风府，其明日日下一节，故其作晏；二十一日下至骶骨，二十二日入于脊内，注于伏膂之脉，其气上行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，故作日早”等语，注云：“膂，脊骨也。”脊柱自第一颈椎至尾骶骨，凡二十四骨，邪气出于风府，日下一节，照骨节而论，应有二十四日，何以仅有二十一日？“二十二日入于脊内，注于伏膂之脉，”脊内伏膂之脉，即脊髓也。“其气上行”之“气”字，注云：“冲气也。”《素问》论冲脉起于气街至胸中而散；“《灵枢·五音五味篇》论冲脉有起于胞中，上循背里之文。惟《灵枢》系后人所造，用正当之解释，自当从《素问》为是。冲气上行，殊难取信。而“九日出于缺盆之中”一语，缺盆，胃穴也，何以九日出于缺盆？此一节中显有错误，或者古人未明解剖之学，故有此臆度之词耳。即谓上述日期，亦如伤寒传经之比，非伤寒六经每日一经犹可曰举其例以示人。至疟论作何解释，日夜研求，不得其道，如蒙不鄙，请举以破疑。

【书后】《内》、《难》两经，虽是周秦胎传，然寻绎全书体例，竟是残编断简，几无一节充

〔1〕 自郅(kuài 快)以下 郅，春秋时的诸侯小国。自郅以下，语出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。春秋时，吴王寿梦之子季札对鲁、齐、晋等国进行国事访问，观乐于鲁时，对各诸侯国的音乐皆有论赞，惟“自郅以下无讥焉。”喻水平低，不值一谈或一看。

畅文字,可知缀拾为之,必非完全古本。盖浅者随意纂杂,实居多数。症论此节理不可详,而“二十一日下至骶骨,二十二日入于脊内”云云,无非随意谈谈,不才委实不敢尽信。商濬翁疑为臆度之词,窃谓最是斩绝葛藤之无等等咒。此却确有所见而云然,非有意作为高论,存荒经蔑古之思也。向来注家无一不如涂之附,试问说来有一句爽朗者否?盖“二十一日下至骶骨”云云,是承脊骨二十一节旧说而来,不才恒谓此亦理想,其不知头骨至骶二十四节,可知若“九日出于缺盆”,则纯是向壁虚构矣。至《灵枢》所谓冲脉“上循背里”,则虽不敢深信,然却不敢竟谓后人伪造。盖《素》、《灵》所载督、任之络往往腹背错杂,似乎自下而上、前后未始不兼到者。不才《经脉穴俞考》已约略言之矣。寿颐附记。

(四)《蒙求》十五络条,辨正左乳之旁,动脉应手。经言:胃之大络,名曰虚里。断为左乳之下,实是心左下房、大动脉发源之处,即西医指为心搏,听心音之处也。鄙人亦具此见解。

(五)先生《考证集》论狂癫疾采脉解篇“太阳所谓甚则狂巅疾者^{〔1〕},阳尽在上而阴气从下,下虚上实,故狂巅疾也”一节为主,谓“巅”即“巅顶”,系脑神经之病。以仆治案证之(即《金匱》风引汤去干姜、桂枝,加天竺黄、川贝、远志等味为末,而以鲜生地汁送下是也),足见先生议论之宏越。但此种治法,不过试治数人有效,未知当否?

【书后】风引汤石药用至六物,分量皆重,而又益之以龙骨、牡蛎,且有大黄,力能清降下行,以治气火上冲神经扰乱之病,自当有迅疾功能。此在《千金》所录徐嗣伯风眩十方之中作紫石散,可知原是末药,镇坠气冲,其力倍捷。特方中干姜、桂枝二味南辕北辙,最为可詫。不佞《中风斟论》是方方解,尝详言之。今商濬翁去姜、桂而加之以开痰数味,可谓与鄙人不谋而合,不用汤而用散,更深得孙真人真旨。此岂独癫痴狂越者之续命神丹,须知上盛下虚变生诸病,无不可一以贯之。是乃中医界之真科学,但堪为知者道,不可为俗人告。吾曹同心之言,最不易多得,奈何奈何! 寿颐附识。

(六)先生论昏晕猝厥之脱证(即阳从上脱之证),断为气血陡升,激震脑经,不可概用痧药。此种证候,凡平日脑力过度之人多得之。气反^{〔2〕}则生,气不反则死。仆对此症,或用救逆,或用参附以救其急,但脉无根者多死耳。

(七)读《疡科纲要》自序,谓大痈大疽非精通内科学者不能措手;至评外证医案,谓有煎剂而不详外治,未足为学者益智之棕,持论极是。

(八)藤黄治走马牙疳,有奇效,亦有故无殒之义。仆治此症,内服、外敷均有经验药味,但为效较迟,得此秘方,后当依此以试之。

戊辰冬日,不佞重订嘉善沈尧封氏《女科辑要笺正》成书,付之铅印,曾寄呈商濬翁一部,藉资教正。己巳正月,辱承见复,指示多条,大半皆前人未言之秘,悉录于下,用渝企仰。间有拙见所及,并附各条之后,亦嚶鸣求友^{〔3〕}之微忱也。

经后目暗 尊拟一贯煎等方滋润肝胃,极是。鄙人以猪肝炖甘杞子加白糖,亦效。

经行泄泻 汪石山谓脾虚多湿,宜参苓白术散。鄙谓此乃脾虚泄泻之善后方剂,施于

〔1〕者 此下原有“者”字,系衍,故删。

〔2〕反 通“返”。《说文通训定声》:“反,假借为返。”

〔3〕嚶鸣求友 《诗经》:“伐木丁丁,鸟鸣嚶嚶,……嚶其鸣矣,求其友声。”嚶,鸟叫之声。鸣,即鸟叫。指鸟儿嚶嚶叫唤来寻求朋友。喻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;或喻朋友间同气相求。此处指前者。

经后,容或有效,若经行时,自当经、泄兼顾,岂宜偏重于泻!不如《金匱》当归芍药散之切当。如腹痛、小便利,去泽泻加官桂、木香。寿颐按:经行与泄泻兼顾,确是全理名言。

经后作痛 丹溪作气血俱虚,宜八珍汤。丹溪此言,未免过于笼统。盖经后血室固虚,而作痛之原因不一。若风邪乘虚而入冲脉,少腹两旁筋脉^{〔1〕}作痛,身体伛偻不能直立,宜当归、乳没、小茴、木香、钩藤、全蝎之属;若血舍虚寒,绵痛不休,宜当归建中;其有误食生冷,或瘀血未尽者,亦各有治法,安能以八珍概之?且八珍一方,药味呆笨,必须加减,方能有效。寿颐谨按:风邪乘虚而入冲脉一层,窃谓“风邪”两字似有可商。少腹两旁,有形陇起,病在冲脉,信有可征。加以伛偻不能直立,此血已去而肝络不疏耳。在古人曾有风邪乘虚之说,当是理想。静言思之,果属风邪,何以直入下元冲任之脉?一经道破,应当发噱^{〔2〕}。试观商濬翁所选诸药,和血、行气、宣络,确有疏通冲任、厥阴诸络能力。钩藤秉木德曲直之情性,和肝入络,是其确验;全蝎走窜,能舒络脉。古虽有谓此二味属风药者,颐愚初不谓然。可再加橘核、川楝、玄胡数味,以治是证,面面俱到。

(补)经行发丹 经行而感风湿之气,郁滞经络,发生赤丹。至其年、月、日时复发,赤如云片,痒痒不堪,乃风湿化热,瘀结不散。用苍术、抚芎、黑梔、香附、红花、荆芥、防风、黄芩、赤苓颇效。寿颐按:选药甚允。妙在抚芎、荆、防疏泄而不失之辛温。惟防风止可轻用,四、五分足矣。如果有湿邪在表,可稍加茵陈、白藓、五加皮。

(补)经来妄合 经来妄合,体壮者亦不为病,且有因之而成孕者。但体弱之辈,血与精混,闭塞子宫之口,腹痛、腹胀,甚至血闭不行,变成劳怯,芎归汤吞大黄虻虫丸颇效。

(补)倒经 妇人每月必吐衄而经不下行,名曰倒经。古人谓之生性使然。鄙以四物汤加香附、桃仁、牛膝、大黄颇效。但体虚者须继服《金匱》麦冬汤(此汤系陈修园发明,颇有妙意)。寿颐按:月事届期,经水不行而反吐衄,向来谓之倒经,亦曰逆经,意谓此即经水逆行向上。不佞则谓吐衄之血,断非子宫中应行之姝事^{〔3〕}。惟气机逆行,有升无降,乃使当下者不下,而反冲迫上焦脉络正当之血外溢。治法抑降通瘀,其效良捷。濬翁选药颇允,但不佞窃谓归、芎动而不静,凡失血家均当避之,此义却是古人所未言。而每见近人狃于“归所当归”一句,用之适以助其扰乱,不如以旋覆、代赭、郁金、玄胡易之。

女子不月 女子不月,除胞脉闭者别有治法外,若起于不得隐曲者,则是情志中病,非草木金石可以奏绩。尊笈所云及笄^{〔4〕}得劳怯证,而于归后竟占勿药,即仓公所谓欲得男子不得之病,鄙遇此证,辄以婉言劝其父母,速与择婿,病即霍然。谚云:心病还须心药医,信然。

(补)辨带与浊之不同 女子带下与男子之遗精,均由输精管而来^{〔5〕},与浊之由输尿管出者不同,但男子遗精输泄有时,而女子带下无时。所以然者,以女子经水一月一行,血脉震动,影响肾藏故也。孟英谓十女九带,而不知十女九浊,盖亦未之察耳。夫带为肾中之

〔1〕 陇 原作“洸”,于义似不通,按文义改。

〔2〕 发噱 噱(xué 学),吴地方言,“笑”的意思。发噱,即发笑。

〔3〕 姝(bàn 半)事 即妇人月经。《说文》:“姝,妇人污也。”

〔4〕 及笄(jì 机) 旧时称女子年至十五岁为“及笄”。笄,谓结发而以笄贯之。特指女子可以盘发插笄的年龄。《记记·内则》:“女子……十有五年而笄。”

〔5〕 女子带下……均由输精管而来 限于作者对西医学的认识水平,此句及以下有些论点不尽符合生理病理实际,读者当有分析。

精液，浊乃膀胱渗泄之浊质（浊即人中白之原料），男女俱有之，不独在男子也。元礼以浊去太多，精化不及，赤未变白故成赤浊，又引强力好色所泄半精半血为证，认精作浊，殊觉误会。试以带、浊液质论，带则稠粘腥秽，浊如米泔，间有油淤；以病证论，带则腰痠头晕、头筋掣疼，浊则无之；以形状论，带则粘著，如地上干燥之粘痰，浊不过具粉白形迹；带浊不同，颇为明显。不过女子之浊与男子有不同者，以女子之浊时时渗之，男子则好色过度者间或显露耳。况女子不知留心辨别，医者又不留心考察，误浊为带，所见不鲜。又有产过妇人，产后至二星期以后，时流黄水，臭秽难闻，系带之一种，名曰黄带，最损真气，因连类而附辨之。寿颐按：女病带、浊之辨，从未有如是之清澈者。带出精道，浊出溺道，鄙人向者尝持此议，而信之不敢太坚，因疑及赤淋、赤浊或未必非精道同病，今得潜翁“浊即人中白之原料”一句，信为确凿无疑，然后知戴元礼认精作浊，果然大误。若淋浊之出于溺道，而甚至见血者，则所泄太多，肾、膀胱之血络承其弊耳。

阴虚而有湿热患白浊者，六味地黄合二妙散。寿颐按：真阴素亏，地黄、萸肉最合分寸，然挟湿热而至白浊，则不得不分清利水。六味全方，必如此证，而后各药始有各种之适用处。彼汪切庵《医方集解》首列六味丸于补养门中者，真是暗无天日。乃费伯雄评之，亦谓“大开大阖，补方正鹄”云云。寿颐不才，终不知其作何梦话。

王姓妇，患白带，足心如火，此阴虚而有湿热，丹溪大补阴丸加白芍、牡蛎治之效。寿颐按：阴虚而有湿热，理与上条同，而用药不同，请阅者静以思之可乎。

魏妇，白带如注，舌光如镜，渴饮冷水不辍，六脉弦坚，毫无柔和气象，形瘦神疲，此肾消证也。阅所服方药，滋润固摄，应有尽有，迄不见效，但胃气犹存，饮食不减。筹思良久，曰：得毋气陷而津不升乎？拟以高丽参三钱，荔枝肉三钱，十余剂，带、渴减半，舌未生苔，加炙芪、祁朮、归身、熟地、白芍、炙草，服后舌微见苔，形色转佳，但怔忡不已，又加青龙齿为丸，再以先天大造丸而痊。惟此证肾水已竭，虚火上炎，本难治疗，竟以幸痊，其殆如经云“精生于谷”；又云“得谷者昌”之意乎？寿颐按：此中气下陷之肾消，亦可补古书所未备。脉弦坚硬，此经所谓无胃气之真藏脉也。观于此妇胃纳未败，乃知经文和缓胃气之说，盖亦未免理想。要知阳亢阴衰，乃得此类脉状，则无可疑者。此妇得生，全赖纳谷，而可谓脉至坚刚是无胃气乎？

血瘕 傅氏妇，小腹右侧患瘕，大如茶碗，痛时由腹右循脾旁直冲心下，食入作胀，必腹中贯响，气向下行，始还原处，月事不畅，察其状颇似奔豚，询其得病之由，知经行时寒气入于冲脉，肝血凝结变而为瘕，乃血瘕也。左脉牢而有力，右则涩滞，以川楝子、元胡索、桃仁、降香、楂核、青皮、灵脂、肉桂、归须送下葱白丸，十余剂，始不游走，再以芎归汤送良方牡丹皮散，血虽行而血瘕不减，察其精神略疲，令停前药，改参、归二味与之，并令食猪肉清汤，越数日精神复，于原散加入大黄一味，血乃大行，瘕亦随下（瘕状如肉瘤，外面血络横绕，剖之如醃久鸡冠油状），急以当归补血汤加百草霜而血止。寿颐按：血瘕之可以药力攻逐者，必得之于经行瘀滞，结而成块，且能游移者，则在脉络之外自成一物，原非脏腑经络之病。治之且攻且补，相其虚实多少，斟酌用药，始可全效。此按其确据也。若癖结坚硬，始终不移，则必脏腑经络联属，药无可以攻逐之理，只有缓以化之，不能急功喜事，反以僨事。潜翁此案，前后用药细腻熨贴，最是正宗。苟非学养功深，岂易到此炉火纯青之候，可以叹观止矣！

萧妇，脐右有瘕，如碗大，述由误食生冷而起，坚硬扛疼，此食瘕也。以其体虚不敢攻

伐，用陈氏温中消癥汤治之，仙居术、茯苓、肉桂、枳实、巴戟、山楂，十余剂，遂愈。寿颐按：此即所谓可消化而不可攻逐者。

求嗣 生育之道，纯乎自然，不可强求。其不能生育者，除五不男、五不女外，大都阻于病耳。考不生育之原，女子固多，男子亦居百之四、五。如子宫虚寒、血瘀血热、痰多壅蔽、过淫合多、白带崩漏等症，固女子不孕之病，但精冷阳痿，亦不生育，自当察其属男属女而调治之，以臻于平，病去自然生育。世之愚人，不知调治其病，而惟种子丹丸是务，子未种而疾病随之，苦口劝戒不知觉悟，奈之何哉！

女子若有精珠虽有病亦生育 尝见乔氏妇，病瘫痪，卧床年余，月事如常，忽经停数月，疑为血枯。予诊其左尺滑甚，告之曰：孕也。彼不信，谓身已废弃，何孕之有！逾数月，腹渐膨大蠕动，始信。后产一男，弱甚。

妊娠辨证 怀孕至三、四月，乳头必黑，俗称乳淡黑色者是男，深黑是女，良验。妊娠三、四月，心下有筋一条贯脐直下，以至前阴，明白显露（此筋即系任脉）。寿颐按：以部位言之，其为任脉，无可疑者，但平时男女皆不可见，必至妇人有娠而始显露，其理安在？此真所谓圣人有所不能知者矣！

病妇妊娠不得专以凭脉为断 徐氏妇，月事衍期，不孕多年，面黄形瘦，似劳怯证，经停数月，迎予诊治。脉来沉软，并未见有孕脉，故以调和气血之方应之。妇以不育多年，疑为血瘀，必欲通之为快，通经之药杂投无忌，其后腹渐膨大，益疑瘀血成蛊，时已七月，复请诊治。右关尺沉细之中略有滑象，予曰：此孕也。妇嗤之以鼻。仍进破血药如故，一日血忽大下，胎亦随之，不半日许，竟以殒命。良由破血药饵过多，元气受残，脉管断口不能闭塞故也。后卢妇亦多年不孕，忽然经停，问予是否瘀积，予曰：腹不胀痛，何瘀之有？诊脉并无孕象，以药试孕，亦不动弹，问其起居饮食，与平日无异，嘱其不必服药，但当静以待之可也。彼遵予言。越两月腹中渐动，始知为孕。后产一女，健甚。予尝曰：妊娠之脉，随人禀赋而异，故妊娠之见于脉者，或二、三月而见，或四、五月而见，或有五、六月而不见者，不得专凭乎脉以为断孕之工具也。惟经停之后，孕脉未形，必多方以求之，求之不得，则缓其时日以待之，不得自作聪明妄下诊断，致胎自欺欺人之诮，斯得之矣。寿颐按：妊娠之脉，最不一例，不佞《沈氏辑要笺》言之琐琐矣。兹得潘翁是论，可知吾侪以阅历经验所得发舒胸臆，彼此具有同情，非妄语也。所述徐氏妇妊娠，本以孱弱体质，纵已珠胎孕育，脉状小栗，理所当然，何能现出滑疾流利？攻破频投，致令胎堕，而母体胎盘之血管断口不能自闭，遂陨其躯，大可伤也。胎盘血管说，详合信氏《全体新论》。

妊娠腹痛 痛甚易于动胎下血，《金匱》当归芍药散去泽泄加砂仁、木香效。然亦不可拘泥，当视其有无他症以为施治。

妊娠腰痛 尊笈谓腰痠腰痛未有不堕，信然。予以杜仲煎高丽参、桂圆肉治之有效。寿颐按：此法甚佳，可为峻补肝肾真阴之上剂。

胎不动 方氏妇，怀孕六月，胎忽不动，微欲下坠，已四日矣。脉濡涩，彼翁疑胎死，欲去之。予曰：胎儿气闭亦致不动。彼不信。予曰：《脉经》曰面赤舌青其子必死。今面不赤舌不青，且小腹亦不冷，何死之有！以鄙意揣测，恐不慎房事，闭其胎气耳。以八珍去地、苓加砂仁、陈皮、升麻与之，胎动如故。旋告其夫云：胎前之脉洪滑盛大为顺，今见涩脉，产难殆所不免，其慎之。后果卒于难产。

（补）经闭 经闭亦有医治错误所致者。余姓女，年十八岁，禀赋素弱，患秋暑证，壮热

神昏，医投寒凉过剂，遂咳逆侧眠，夜热盗汗，便溏经闭，沉困着床，饮食不思，此《难经》所谓损至证也。两手寸关按之不得，惟两尺如丝，尚有一线生机可望，舌亦润而不燥，乃以人参建中汤，煨姜易生姜，加茯苓、广皮调其中气。十余剂，颇能略坐片时，食进、便实、汗减，余如故。于原方加归身一味，薯蓣丸四钱，诸证渐除。彼以汤剂过多视为畏途，乃用党参、南枣调之，间日仍吞薯蓣丸。调理百日，已能行走，但以经水不至为虑。予曰：精神恢复血液自充，血充则经自行，无虑也。越半年，经水复至。寿颐按：暑病而至壮热神昏，医投寒凉本不为谬，特以其人禀赋素弱，脾阳本衰，寒药戕其中气，遂至变为劳怯。此即汉唐之所谓虚劳病。《金匱》、《千金》虚劳门证情大都如是。潘翁用建中汤、薯蓣丸，深合《金匱》、《千金》家法，药病合符，效如桴鼓。又谁得谓中医不合科学？迨病已起而经不行，自是血液未足，万无急于通经、妄投攻破之理。果能气血滂沛，自然水到渠成。此半年中，药力扶持，亦不可少，想来人参、南枣、薯蓣丸之调理，未必间断，故能信事渐通。不佞以为归脾汤，亦可为是证必效之方。

淋漓不断 尊笈谓淋漓延久即崩漏之先机，信然。陈良甫“气虚不能摄血”或“因经行而合”二语，确系经验之言。若肝虚有热不能藏血，用《金匱》当归散加萸肉（加法出《简易方》），颇效。寿颐按：良甫所谓气虚不能摄血，是脾阳无权，气虚下陷，以致经事不能固摄，此属于阳虚者。归脾汤参、芪并用，是脾阳不足之要药，用于此证最合，但归不可重，再加固阴摄纳之品，无不捷效。肝虚有热，不能藏血，是肝阴不足，肝阳有余，疏泄太过，当归散加萸肉，是以萸、芍抑肝阳养肝阴，用意极合。然归、芍并行，虽能升举下元，究竟辛温善动，其弊须防。即欲藉以流利，分量宜轻，而重加萸、芍，再合龙、牡、川楝，则庶几矣。

寡妇尼师，天癸绝后，阅数年，忽经行如廿年时，此独居寡偶，菀^{〔1〕}结不伸，肝火不藏，藉以发泄耳。寿颐按：此亦肝肾阴血不充而虚火鸱张疏泄无度所致，亦即崩漏之先声。治法当与上条淋漓不断同例。

血崩一证，不外劳役、房劳、忿怒、血热四种。丹溪谓涎郁胸中，清气不升，故经脉壅遏降下，治宜开痰行气消瘀云云。尊笈怀疑“升气”二字，所见极是。予治阙姓妇，素患痰病，咳逆气急，痰出稠粘，偶因气逆，血崩不止。诊其脉滑疾，此痰滞其气，气逆不能摄血，血管口裂，因而崩陷耳。以紫菀、款冬花、阿胶、当归、白芍、杏仁、枇杷叶、炙桑皮、紫石英治之，颇效。乃去杏、枇，加胡桃霜、炙草而痊。

平氏妇，房劳过度，患血崩。腰痛如刺，小腹胀痛下坠，如产子状，每至子夜，腰必作痛，痛则血行，痛微则血微，痛剧则血多，血去则胀、痛皆减，小便热如沸汤，此肾水已虚，肝郁不宣。以石斛、杞子、白芍、龟版、杜仲、女贞子、玉竹、丹参、元胡、川楝子、生牡蛎，吞震灵丹一钱五分，腹胀便热渐减，而腰疼不除。去丹、楝、元胡，加归身、天冬，并以杜仲、淡盐炖猪肾助之，腰疼渐减，再加熟地、沙参、萸肉为丸，遂告痊愈。

廖氏妇，性急善怒，经事先期，面颊常赤，一日与夫口角，血崩不止，脉弦而数，肝有风热也。以生地、生杭芍、生草、牡蛎、黄芩、防风而效。寿颐按：此亦上文崩漏淋漓条中所谓肝阳有余疏泄太过使然。潘翁谓肝有风热者，乃火盛而内风自煽之意，不可误认作外风。药用防风者，盖轻举之性能治肝火之下泄，合入大队清热养血固摄方中，其旨自可想见，非以防风治外感之风。愚谓可加生龙齿、地榆、萸肉、侧柏之属。

〔1〕 菀(yù 郁) 通“郁”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：“菀，菀皆即郁字。……菀，假借为郁字。”

帶下 凡腎元不足之女，二七以後，月事未行即有帶下，以巴戟、苁蓉、茯苓、遠志、熟地、石斛、杜仲、黨參、鹿膠、歸身等味治之，頗效。但童真之年，腎氣早泄，縱能永年，亦必多病。壽頤按：此必先天孱弱之質，乃有是證。濬翁謂“童真之年，腎氣早泄……”四句，洵是見道之言。但選藥如此，是為腎陽不足者設法，亦有肝腎陰血不充而疏泄者，則當以滋填肝腎真陰，而參用固攝涵陽，巴戟、鹿膠，又當知所斟酌矣。